

#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①6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①6

湘潭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七卷 第四号

|                     |    |
|---------------------|----|
| 烟云 茅盾 .....         | 五  |
| 哀启 老舍 .....         | 一四 |
|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集 .....     | 二二 |
| 荒 田涛 .....          | 二三 |
| 美国文坛近讯 .....        | 二九 |
| 寿平 许杰 .....         | 三〇 |
| 阿度斯·赫胥黎的近著 .....    | 四〇 |
| 北荒之夜 黑丁 .....       | 四一 |
| 报销主义 圣陶 .....       | 五七 |
| 一千人表演《静静的顿河》 .....  | 五九 |
| 但丁的言语观 .....        |    |
| ——读书杂记 辛人 .....     | 六〇 |
| 法国的『女性幸福生活奖金』 ..... | 六七 |
| 温柔的逆旅 臧克家 .....     | 六八 |
| 无线电的进口和出路 周木斋 ..... | 六八 |
| 蛙声 贾祖璋 .....        | 六九 |

|                           |     |
|---------------------------|-----|
| 云冈途中 闻国新 .....            | 七一  |
| 野市 葛葆桢 .....              | 七二  |
| 新墓 柳倩 .....               | 七四  |
| 谜样的世界 何剑熏 .....           | 七四  |
| 暗哑的西水 刘鸿儒 .....           | 七六  |
| 回响屋 勃希尔著 调孚重译 .....       | 八二  |
| 《彼得一世》将被摄成电影 .....        | 九三  |
| 和平(三续) (德国)格莱塞著 屈轶译 ..... | 九四  |
| 本刊九月份收到图书杂志志谢 .....       | 一二三 |
| 『关于写诗法的文献』 蒲风译 .....      | 一二四 |
| 玉堂春故事的演变 阿英 .....         | 一二九 |
| 通信 (捷克)普鲁司克 王统照 .....     | 一四二 |
| 编后记 .....                 | 一四四 |
|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   | 一四六 |

## 第七卷 第五号

|                     |     |
|---------------------|-----|
| 悼鲁迅先生以诗纪感 王统照 ..... | 一五一 |
| 悼鲁迅先生 傅东华 .....     | 一五五 |
| 写于悲痛中 茅盾 .....      | 一五八 |
| 怀鲁迅 郁达夫 .....       | 一六〇 |
| 永在的温情 .....         |     |
| ——纪念鲁迅先生 郑振铎 .....  | 一六一 |

|              |                 |     |
|--------------|-----------------|-----|
| 最后的会面        | 郑伯奇             | 一六六 |
| 烟云(续)        | 茅盾              | 一六九 |
| 遥远的风砂        | 端木蕻良            | 一八四 |
| 试验婚姻日记抄      | 万迪鹤             | 一九五 |
| 到别墅去         | 罗烽              | 二一二 |
| 好汉们          |                 |     |
| ——一篇大孩子看的童话  | 王西彦             | 二二二 |
| 苏联人民最爱的戏剧家   |                 | 二三五 |
| 边塞集          | 马铃梆             | 二三六 |
| 还债的儿子        | 何圭人             | 二三六 |
| 操场风景线        | 啸高              | 二三七 |
| 塞上篇          | 果轩              | 二四一 |
| 猫阎王          | 汪洋              | 二四二 |
| 乱葬岗          | 苏金伞             | 二四三 |
| 四月会          | 臧克家             | 二四九 |
| 第二旅团长        | (俄国)巴伯利作 陈揆英译   | 二五〇 |
| 本地货          | 庄植 丽天 杨骚等作 杨骚执笔 | 二五二 |
| 漂流           | 诺维可夫·布里鲍依著 济之译  | 二六四 |
| 赛珍珠的《流犯》的姊妹作 |                 | 二七八 |
| 忧郁           |                 |     |
| ——一个完结了的人的故事 | 邵灵芬译            | 二七九 |
| 帕索斯的奇特作风     |                 | 二八七 |

|                           |     |
|---------------------------|-----|
| 和平(四续) (德国)格莱塞著 屈轶译 ..... | 二八八 |
| 编后记 .....                 | 三〇八 |
| 十月份收到赠阅杂志志谢 .....         | 三一〇 |

## 第七卷 第六号

|                               |     |
|-------------------------------|-----|
| 研究和学习鲁迅 茅盾 .....              | 三一五 |
| 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 欧阳凡海 ..... | 三一八 |
|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 .....                | 三二八 |
| 鲁迅翁杂忆 夏丐尊 .....               | 三二九 |
| 模糊 周木斋 .....                  | 三三一 |
|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第一号 .....       | 三三二 |
|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第二号 .....       | 三三二 |
| 荣归 艾芜 .....                   | 三三三 |
| 韦尔斯自拟讣闻 .....                 | 三三八 |
| 试验婚姻日记抄(续) 万迪鹤 .....          | 三三九 |
| 宾斯奇重游莫斯科 .....                | 三五三 |
| 小玲妹 草明 .....                  | 三五四 |
| 拥护文化国际作家协会告知知识分子书 .....       | 三五九 |
| 邯郸 严敦易 .....                  | 三六〇 |
| 号外 王圣伟 .....                  | 三七〇 |
| 纪德的近著 .....                   | 三七九 |
| 汽车路 方西 .....                  | 三八〇 |

|                 |              |     |
|-----------------|--------------|-----|
| 戏曲论             | 高尔基著 沈起予译    | 三三八 |
| 走方郎中            | 焕明           | 三九九 |
| 蛤拖沟的一日          | 花童           | 四〇二 |
| 修路的风波           | 吴卧冰          | 四〇五 |
| 石佛寺             |              |     |
| ——大同云冈印象之二      | 闻国新          | 四〇九 |
| 江边『古宗』          | 寒谷           | 四一二 |
| 和平(续完)          | (德国)格莱塞著 屈轶译 | 四一五 |
| 编后记             |              | 四六四 |
| 上海杂志界慰劳绥军电      |              | 四六六 |
| 全国读者以一日奉献绥军启事   |              | 四六六 |
| 上海木刻作者协会成方(立)宣言 |              | 四六七 |

文

學

十月

第七卷 第四号

天七期七第



# 文學

第七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作 創)

烟 雲

茅盾(六〇三)

哀 啓

老舍(六二三)

荒

田濤(六二二)

壽 平

許傑(六二八)

北荒之夜

黑丁(六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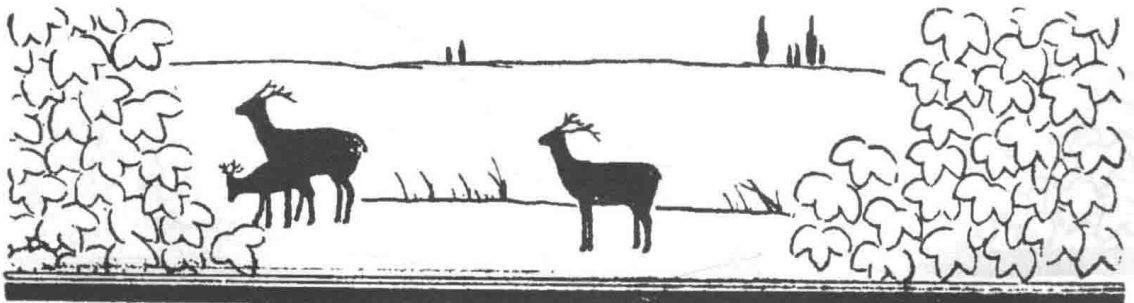
報銷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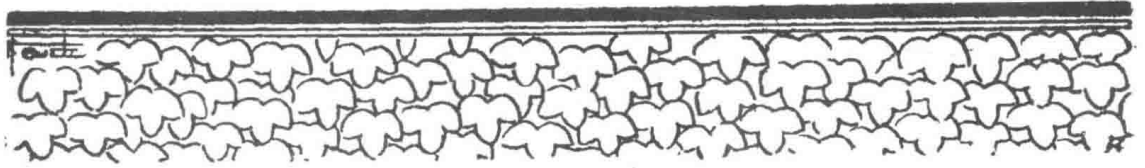
聖陶(六五五)

但丁的言語觀(讀書雜記)

辛人(六五六)

詩選





溫柔的逆旅

臧克家(六六)

野市

葛葆楨(六七〇)

新墓

柳倩(六七二)

瘖啞的西水

劉鴻儒(六七四)

## 雜文

無線電的進口和出路

周木齋(六六六)

蛙聲

賈祖璋(六六七)

雲岡途中(遊記)

聞國新(六六九)

謎樣的世界(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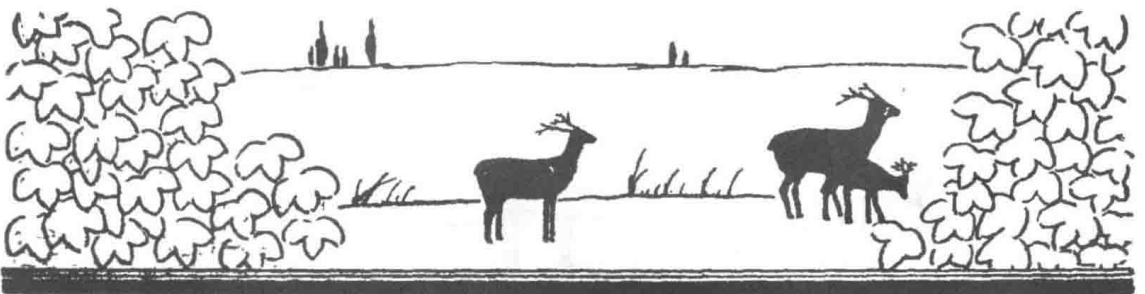
何劍熏(六七二)

回響屋(勃希爾著)

調孚譯(六八〇)

和平(三續)(格萊塞著)

屈軼譯(六九二)



# 煙雲

茅盾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的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大褂，找帽子，摸出錶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為「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踱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

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陪嫁」，逢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腳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全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爲自殺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爲，高尚，因爲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

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有了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打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開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腿，喚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

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偑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泡，給寶寶，等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

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枱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

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却因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詒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四圈罷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為「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 三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現在還沒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眼裏，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陶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安」。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為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腳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也是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瞅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

「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遣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聽，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是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界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為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腳，而且高跟鞋的尖頭忽然被大褲管口的褶皺處帶住，攔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

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不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一個椅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圍」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踱，一面在猜想。

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興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也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

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擲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擲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間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為此麼？料不到她，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口；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了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